

方松华
作品

血

色

者

石

赌石是智慧，有人痴，有人狂。赌石是胆量，有人爱，有人痛。
赌石就是赌命，富翁与乞丐一念之差。



血色者石

方松华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赌石/方松华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6

ISBN 978 - 7 - 80244 - 120 - 0

I. 血...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802 号

著 者:方松华

责任编辑:涂卫东

策划编辑:韩 薇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10 1/16

印 张:20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44 - 120 - 0

定 价:32.00 元

目录



一	异国奇缘	001
二	彩云追月	020
三	牵手风雨	034
四	魂断归途	046
五	天涯沦落	055
六	斜阳十里	070
七	秋去春来	079
八	风花雪月	089
九	乱云飞度	104
十	红尘惊梦	115
十一	爱恨情仇	125
十二	忍顾鹊桥	142
十三	讳莫如深	160
十四	流水落花	176
十五	灯火阑珊	190
十六	平地暴富	201
十七	鹿死谁手	214
十八	南辕北辙	230
十九	走火入魔	242
二十	一贫如洗	255
二十一	怒目苍天	266
二十二	劳燕分飞	277
二十三	虎落平阳	287
二十四	石破天惊	295
二十五	晨钟暮鼓	308
	附录	315



— 异国奇缘

缅北的孟芒镇离边境不远，坐落在云雾缭绕的群山中。早晨，雨后阳光刺眼，酥软的泥巴路像发酵样，蒸发出草根、牛粪味；茶马古道上，马帮铃声叮咚，犹如一队挂着酒瓶摇晃的醉汉。山坳里，鸡鸣狗吠传过几座山；其间，耀眼的白铁皮屋顶、松蓬的茅棚、孤零的竹楼，都快被绿草树木淹没；民居背后，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在含苞怒放。

芦慕云是孟芒镇的不速之客。他仓惶穿越边境，穿越铺天盖地的灌木棘草，沿着茶马古道来到孟芒镇。举目四顾，他仿佛误入歧途，茫然不知所措，去密支那的路到底怎么走呢？

还没来得及打听，突然，镇上传出家乡剗猪的牛角号，其声惊心动魄！接着鼓锣齐鸣、“哦嗨”声如潮！身穿稀奇古怪服装的土著男女蜂拥而来。这里是异国边陲蛮荒之地，他想起电影《摩牙傣》，以及黑风山寨土司用活人祭神！

想逃避已经来不及了！在尖利的金叶声和象脚鼓声中，年轻女子围圈一哄而上，伴随阵阵“哦嗨”声，像一群山鬼跳得踢踏震撼；其节奏整齐明快，步法颠三倒四，却有说不出的美妙。他醒悟过来，这是山寨著名的花妖舞，以跳得激荡人心著称！

蓦然他眼睛一亮，圈中有位高挑匀称的靓丽阿妹，与其他草裙羽衣的土著女子相比，她头饰千姿百态，华丽的傣装光彩夺目；其舞姿优美如风中杨柳，眉眼灵性中带着坏笑，像雨后山崖的罂粟花。土著男子们眼睛发直，盯着翩翩起舞的她，拍掌合节“嗨嗨嗨”地喝叫。

这阿妹的花妖舞跳得人魂驰神往，他沉浸其中，看得着迷。突然水铺天

盖地泼来，女人们如山鬼惊叫四散，端起面盆追逐、嬉笑，个个被泼成落汤鸡。这阿妹仍在圈中如痴如醉地跳，在男青年泼出的阵阵水帘中，她华丽的傣装湿透，紧贴勾魂摄魄的身形，像天池出浴的女神！突然，她端起面盆冲出水帘，男青年故作一哄而散，继而缓步回头，引诱她追过来；可是一旦追上，她面盆只虚晃一下，水并不泼出，叫人好生遗憾。

他一下明白过来，今天是阳历四月十五日的“泼水节”，也是中缅傣族的大年初一。这异域风情和男欢女爱，确实太美了，叫他伫立瞩目，流连忘返；然而作为羁旅之人、匆匆过客，这只能作为今后寂寞中的回味，他还得继续赶路，太阳落山前必须赶到下一个山寨。

谁知这时她放下面盆，松开笼基筒裙重新扎紧。他看得耳热心跳，忍不住边走边回头；冷不防她冲过来与他撞了个满怀，他摔得仰面朝天狼狈不堪。她脸刷地一红，直跺拖鞋，抖擻身上的水。他一眼瞥见那脚趾，性感漂亮，异常抢眼，顿时心慌意乱。她含笑伸手将他拉起，接着动作奇快，面盆迎面泼来——他猝不及防，直抹满头满脸的水。

她眼带坏笑地望着他：“为哪样看我的脚？王八蛋。”

“你骂谁呀？”

“骂你。”她俏丽的脸透出野气。

打开挎包他火了，贵重药品被泼得透湿！然而这阿妹太漂亮、太灵气、太坏，似故意拦路挑衅的山鬼；尤其是那野性不屑的笑，叫他受不了了，一把夺过她的面盆，舀满水跑回。

“你敢。”她满不在乎，边说边退。

“我怕你这花妖不成！”他抡起面盆拼尽全力——水劈头盖脑泼去！她呀地捂住脸，差点被击倒！一看短褂冲得散开，她惊得一把掩住胸。放下面盆，他畅快离去，回头朝她得意一笑。

“你王八蛋。”她一把揪住他，眼里透出寒意，“敢走我就杀了你。”

就这两句话，这阿妹如狼呼群狼，顿时土著如风起云涌般跑来。畏缩的男人们像敬仰罂粟花仙似的围着，对她巴结献媚；转而眼射凶光盯着他，只等主人一声绝杀令！她得意揉了他一掌，贴近紧握腰刀的老者，用缅甸语向其叽咕。

这老者像烟熏火烤似的，听后脸色一沉：“恭喜你了年轻人，她是个姑娘呢，还是山寨骄傲的罂粟花！既然你敢当众泼水，就得有胆承担；不然牛角号一吹，连野兽都插翅难逃！”

他吓懵了，寒毛倒竖，背上凉嗖嗖的！原来据说泼水节有个习俗，姑娘将第一盆水泼向心爱的人，男青年回敬就算约定终生。如果你想赖账，姑娘就带父兄找上门，不同意她就跳山崖，叫你不得好死——山寨头人以触犯寨规将你捆在篝火下，挖出心肝下酒喝！眼前这老者就是山寨头人，其紧捏的



腰刀决定他的生死攸关！

叫人想不通的是，山寨女人十八岁就怀抱手牵的；而这阿妹美得像人白天撞到鬼，叫人眼直掉魂，竟然二十出头没结婚！如果是一见钟情他就完蛋了，蛮荒之地陪“白骨精”，与她窝住茅棚饮血噬毛受一辈子罪！大不该被这罂粟花妖羁绊，什么便宜不好占，他却端盆水让她鬼使神差地迷住了。

这时，她轻佻地走过来，望他得意一笑，“我这么漂亮都豁出去了，你还舍不得多看两眼？没有胆量，凭哪样想占阿妹便宜？”

他感觉她笑意可怕，透出股寒冷，“对不起阿妹，我只想问，你今天泼的是第几盆水？”

“不管是第一盆还是第一百盆，”她含笑转动明亮的眸子，“这一盆我是认真的，是故意的。”

这下他的心彻底冰凉，“那我可把你害惨了，我家有妻儿，最终会跑掉的。”

“是吗？这话我也会说，不过有比挑断脚筋更好的办法。”她将湿漉漉的乌发挽得千姿百态，一脸坏笑望他，用缅甸语跟老者悄悄叽咕，似乎用心险恶。老者皱眉聆听，黑沉着脸点点头；接着眼射凶光用缅甸语高喊，土著中马上有人遵命照办。

他一直胆战心惊等待发落，冷不防被两位恶汉扑倒，扭头挣扎，一眼看见土著捏着条狰狞的蛇跑来！嘿嘿怪笑将蛇头凑近，他吓得上气不接下气！猩红的蛇信乱射，他脸一阵冰凉，惊叫“我跟你回家！”这是条五步蛇，一旦被咬，不出半天毙命！

“谁说要你呀？脸皮真厚。”这阿妹掐住土著人手中的蛇颈，掐得蛇嘴大张，身子啪地缠在她的手臂上；待掐出毒液，她吱溜将蛇放进玻璃罐，蛇在药酒里乱窜。他看得惊恐失色喘着粗气，这阿妹野得竟敢玩剧毒的蛇！

“看把你吓的，该没尿裤子吧？”她一掌推开扭住他的土著男人，喝令滚开！倒满一大碗蛇酒，端起仰颈喝了半碗，不怀好意的笑着递过酒碗：“你可以喝，也可以不喝……”

老者手捏坠着红缨的腰刀，脸色铁青睨视一切；见安排就绪，大手一挥，尖利的金叶声吹响，接着象脚鼓如惊风急雨。这阿妹扔下他，与山鬼般的男女围圈歌舞。顿时花妖舞跳得踢踏震撼，阵阵“哦喏”声叫得人毛骨悚然。这像跳大神做祭祀的，莫非是送他“上路”？！

他拿着酒碗浑身止不住的筛糠，人家“罂粟花”都喝了，他如果怕死不喝，恐怕要被推上祭坛！想到自己是救死扶伤的名医，只好咬牙捧起蛇酒就喝，一帮人看得惊呆了。

喝干酒，趁人不备，他倏地将碗砸向酒罐，咣当酒水飞溅五步蛇吱地飘出，人们惊叫四散！这阿妹反应奇快，撒手就追：“憋包别跑！”他猛地一掌击

倒她，如脱兔般亡命狂奔。

逃出孟芒镇，沿着马帮踏出的小路疾行。山坳寂静无人，他惊惶四顾，想起那条狰狞的蛇，胃里如蛇在翻滚。这是座杂居的山寨，从土著族的服饰看得出，上面绣的五步蛇图腾，是他们的祖先。他出生医生世家，曾听父辈说过土著的妖怪邪法。现在他体验到异国凶险了，心里却像中邪般有说不出的留念，脑海执拗地惦着那野性灵气的阿妹，她一颦一笑似山鬼花妖，美得迷人。

山寨人叫这阿妹罌粟花，真是人如其名神形兼俱，名字是叫绝了！罌粟是懒庄稼，只需撒下种子它就顽强扎根，长得野性灵气、蓬勃茂盛。一到花期，漫山遍野的罌粟花如火如荼，傲然怒放；既贵如牡丹，又雅似兰花，其色火红、雪白、淡紫招蜂惹蝶，争奇斗艳。四月雨季前割罌粟花，刮浆，制成鸦片馥香诱人，叫男人爱得疯狂，吸上瘾倾家荡产、人鬼不如。

这阿妹就像叫人欲罢不能、担惊受怕的罌粟花！他害怕被那药酒里的蛇毒夺了命，当务之急是赶紧找水，然后逃出这毒品泛滥的虎狼窝。

山坳前方有座木楼，静悄悄的，他赶紧上前叩门。开门的是位美貌贤淑的傣族少妇，打扮得干净明亮，如花似朵。他仿傣族礼节合十恭敬深揖，向她讨了一碗水；坐在大院服下蛇药，给自己注射了针剂。少妇一看感到吃惊：“先生难道是医生？能不能帮我丈夫看一下病？”他拔出针头点点头。

走进木楼，他顿时疑窦丛生！边境的竹楼、茅屋上面住人，吊脚楼下流着粘黑的牛粪猪尿；而这家人根本不像土著族，富得叫他不不敢相信：室内干净清爽，摆设新奇气派，散发浓郁的傣族气息。置身其间，恍若隔世！

病人是个六旬老头，古板的脸沟壑纵横，人躬腰驼背的像杆扳机失灵的老铳；而少妇三十来岁，身材比丈夫高挑，穿着华丽、头饰花花草草的，性感部位美得抢眼，像旺盛饱满的水蜜桃。这是个畸形的家庭，不用说少妇是小老婆。在缅甸男人只要有钱，娶一百个老婆都行。

“大爷患的是疟疾，多年前就得过这病。”他瞟了一眼病榻就知道，正好备有“奎宁”。打开医药包，他心痛地叹息，药品全被水浸湿！给老头注射了“奎宁”、服完药，他赶紧收拾药包告辞。

少妇不善言语，红着脸说：“医生是山寨的贵客，帮我们治病咋能走呢？”他惊魂未定，说什么也要赶路。然而少妇贤惠温柔得像只无形的手，恭身合十，将他带到房间，恳求安心坐一会儿，她马上就来。说罢转身匆匆下楼。

坐在床沿他心神恍惚，惊觉这是间闺房！里面一尘不染，飘逸神秘的异香，嗅之意乱情迷，油然感触到女性的灵气和芬芳。房间布置引人入胜，门帘、床单、裙衩等饰物，绣着精美的图案，上面寓意吉祥，具有神秘的土著风情和爱情宗教色彩；从中可见房子的主人心灵手巧，聪明过人。疑惑中他心灵一颤站起，似误入“桃源”。



少妇手脚利索做好饭菜，上楼惊诧地说他是神医，她丈夫的病竟好多了！

他心猿意马地说，“那姑娘泼水真疯，如果将‘奎宁’针剂碰破了，这病神仙也没法治。”

少妇暧昧一笑：“那阿妹长得漂不漂亮？晓得她为哪样泼水？医生该没泼她吧？”

“没有！”他顿时警觉，矢口否认。脑海里却油然浮现那姑娘顽皮的笑，于是梦幻般的说：“人长得真美，身材高挑、匀称，可惜野性灵气得可怕，土著叫她‘罌粟花’呢……”

少妇惊诧得嘴半张：“是阿香……”

门咚地撞开，有人气喘吁吁闯进：“阿妈！看没看见跑过一个中国佬……”

他瞠目结舌倒退——就是她！

她惊得愣住，过后舒展眉眼一笑，轻佻地说：“真是冤家路窄，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说谁野！”接着娇嗔地摇晃少妇：“阿妈——这憋包是谁嘛？我的闺房咋随便叫男人坐？”见他尴尬得不知所措，她俏丽的脸甚为得意，“你还蛮会欺负人的嘛，没想到吧？看把你吓的，一副欠揍的傻样儿！”

“阿香——人家是医生！刚才为你阿爸治了病，你咋这么不懂礼貌？”她阿妈尴尬地向他解释：“医生，你不清楚我们家……但是这山寨的风俗，姑娘泼的第一盆水……”

阿香一把捂住她阿妈的嘴：“别说！你乱讲个哪样呀！”继而对他报复性地一笑：“人家骂你是傻子憋包呢？还有更难听的，这可不是我说的。”

仗着给她阿爸治病的资本，他颇有风度的合十：“对不起阿妹，其实那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同时也怪阿妹美得叫人心虚，连看一眼都要胆量。谢天谢地，我只差没被吓死。”

“噫——他会合十？”她故作惊讶，怪声怪调的，边说边做手势：“想不到阿哥尽说些讨阿妹喜欢的假话；可是有人慌不择路，跑到人家闺房坐着，还哑声哑气说那些——我怕，心虚，没有胆量……”

她阿妈被阿香逗笑了，轻轻打了她一下，接着请他下楼就餐。

今天是缅历大年初一，加上家里来了贵客，她阿妈将傣家菜肴办得丰盛别致。阿香毫不掩饰打心眼里喜欢，将他拉在身边：“阿哥过来，陪我坐。”落落大方地给他斟酒夹菜，“阿哥是哪个医科大学毕业的？跑到缅甸‘泼水’相亲，就不怕你妻子吃醋？”

他愣住，恨不得哭，原来她认识汉字！打湿的药袋和工作证晾在闺房桌上，等于不打自招。于是为难地说：“对不起阿妹，今天高兴，我不想提起那件事。”

她阿爸懵懂了，愣愣地望着他俩。阿香用缅甸语解释：“阿哥‘打格夺’（大学）毕业，是‘蛇牙文’（医生）。”她阿爸眼光惊诧，点点头明白过来。

“哼，占便宜，以为撒谎就跑得掉？想不到跟我一样没用，二十六七还没找到老婆！”夹了一筷子菜戳在他的碗里：“别这样看着我，算我给你赔礼还不行！”

这下她父母愣住了。过后她阿爸抱病也来凑兴，躬着腰求阿香给他倒酒。傣族人真是热情好客，加上阿香美丽机智，他没喝几盅心都醉了，忘却了孤独的漂泊、辛酸往事、惊魂异国、迷茫前途，对家的渴望油然而生。

山里的暮气来得早，不知不觉群山生烟顿时大地苍茫。他触景起身，说去镇上找客栈。她阿爸阿妈面面相觑，极力挽留，说家里房间多的是，要不就在阿香的闺房住，她收拾得可干净呢。他心神不安，泼水节那件事太尴尬，一见面就被她俘虏，还赖住不走，太没男子汉的骨气。于是承诺明天来给她阿爸看病。见实在留不住，阿香撇嘴不屑地说：“你们就晓不得这人属猪，怕半夜把他当肉卖了。”起身陪他去客栈。

天渐渐黑下来，路上阿香不时望他一眼，“阿哥为哪样不说话？泼水占便宜，你还想跑啊？”他忧心忡忡，为明天是否离开而痛苦，也不知今后路在何方？

阿香抿嘴望他坏笑：“真没用！看你心神不定的，连看一眼都不敢，是怕谁把你吃了？”

夜静得发怵，他极力把持那道风声鹤唳的防线，对着夜幕心里说：“是既爱又怕……被蛇酒吓得一路逃命，想不到不仅没跑掉，还一头钻进了她的闺房。今天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便宜了你呢！”阿香哧哧地笑，挽住他的手臂说：“实话告诉你吧，阿哥是逃不掉的，你懂吗？”他出生医生世家，是著名医院的高材生，对土著的妖怪邪法感到好笑。她又瞟了他一眼：“其实我比谁都害怕，因为一旦这憋包泼水逃走，这地方我就没脸再呆了……”

顷刻间防线轰然坍塌，他按捺不住，一把扳过将她紧紧抱住。顿时阿香一惊，浑身颤抖：“阿哥别别，千万别……”夹紧笼基，偏过头撑开他脸：“客栈到了，这不是现在的事……”

他一脸尴尬松开手，懊悔自己的唐突、厚颜。冷不防被她反身抱住，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跑了，提着笼基一溜烟钻进夜幕。

从阿香家出诊归来，沿着崎岖的茶马古道他匆匆赶路。对他这种人而言，异国边境凶险莫测，并非久留之地。今天他趁阿香外出时，火速赶去给她阿爸看病，其实是要他们转告——他马上要走，不会再来了。她阿爸阿妈听后很伤感，送了一程又一程的，路上苦苦挽留，问能否等他们的女儿回来？



可是他芦慕云铁石心肠，一再抱歉、谢绝，借故时间紧迫，黄昏前要翻山越岭，赶到其他山寨借宿。

回头一望，她阿爸阿妈仍伫立路口，在伤感目送。顿时，阿香的情影在脑海中浮现——千姿百态的发髻，顽皮不屑的笑，像朵野性灵气的罂粟花。然而他惶惑“罂粟花”迷人有毒，像吸鸦片一样不能自拔。何况这两天阿香对他盯得很紧，他害怕被她赶回家逮住。一旦发现他脸色不对劲，那不怀好意的笑便会像放电似的。作为医生他意志坚强，在手术台上为无数靓妹操过刀，却受不了她散发的野性灵馨，见面他心虚气短，告辞他像堵住心口说不出话。最终后果会因一念之差而屈服，命运会被这绿色的荒凉淹没，陪美人窝居原始贫穷的山寨，老死异国蛮夷之乡。

男女之情千丝万缕，他必须当机立断，斩断红巾翠袖和歧路烦恼，回客栈收拾行囊马上出走；今天无论如何要逃离孟芒镇，逃出这洪荒凶险的原始森林！然后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驾着命运的小茸伞，在异国的天空漫无目的地的漂泊、流浪，找寻他的归宿。

踏上孟芒镇的石板路，客栈的老阿妈坐在门口做针线活，抬头瞥见他，丢下活计惊惶起身，走进大院拍着客房门叫喊：“老姜——你有完没完啦！同房的‘色牙儿’（先生）回了！”里面懒洋洋的回应：“叫他进来嘛。”他见状惶惑不前，发现事情诡诈。老阿妈吱嘎推开房门，低垂着眼帘说：“不怕得（没关系）的，他们已经完事……”

房间破败光线暗淡，芦慕云一眼惊呆了——土制香水味、汗味和烟臭味，扑鼻而来；床上凌乱肮脏，老姜松垮着“波索”（中国叫男式筒裙）坐在床沿，敞着瘦骨嶙峋的胸。两个晃着丰乳肥臀的女人在慌忙披衣、拢扎头发。

他从来没看到过这种场面，老姜老当益壮一个嫌不够，竟轮番找两匹精壮的母马来干！

见他脸色僵硬两眼发直，老姜懒得理会，拈出烟头的烟丝，打开“百雀灵”铁盒，小指甲从中撮了点白粉倒进烟卷，重新填上烟丝点燃，头猛地一缩，一气吸掉半支。妈的，这家伙在抽海洛因！

老姜抽完烟，人像充了气的飘飘然，半闭上松垮的眼皮说：“缅甸肥婆娘……那滋味像抽四号（海洛因）。来这条道上玩，要不要我教你？”

抽海洛因、玩女人毫不遮掩！他到底是什么用意？芦慕云缓过神儿，凑近床单一看——我不在家这里快成妓院了！指着自己床单上的印迹：“老姜——你咋在我床上画‘地图’，搞得脏兮兮的！”今天真倒霉，幸好他马上就走。

老姜懒得理这茬儿，阴沉地瞟了他一眼：“是杀人在逃？还是在外面有哪样生意？”见他心情郁闷一言不发，老姜大手一挥：“你给我拉倒吧——假正经，不就是换块床单吗！这里三教九流哪样人都有，看你萎靡不振的，要

不要给你叫几个上劲的阿妹？”

芦慕云感到很无奈，老姜说的“生意”，估计是怀疑他在贩海洛因。佻帮、掸帮等武装贩毒集团的心腹经常来这里踩点，进行秘密交易；这些毒枭行踪诡秘飘忽不定，只与头目单线联系。他害怕惹火烧身，于是郑重其事地警告：“老姜你别扯这些烂事！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你若得了性病来找我。”

在孟芒镇转了一圈，芦慕云什么都清楚了：昔日这里是通往中国的“翡翠之路”，解放前它比“丝绸之路”还著名；现在变成毒品重镇，震惊世界的金三角。在其神秘的面纱下，镇上边民贫穷愚昧，散发着原始野性，最大的爱好就是“嫖赌”，所种的毒品在世界可以谋取暴利；然而他们自己却穷得只剩下一身臭汗。种大烟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生存，但每到割大烟的季节，大家仍是吃了没有玩的，玩了没得吃的，像快挤光的牙膏；有时从瘪皮子里挤出点钱去蹲赌场，或找女人过把瘾。

老姜是华侨老光棍，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他“老姜”是因为在道上他名气大，做翡翠生意。这家伙脚臭、汗酸难闻，每天带回客人看货，摆弄些毛石，就是没剖开的玉石，也叫赌石；别看这些石头不起眼，交易额却惊人。只要赚到大把钱，老姜当即到赌场狂赌滥嫖，早上回来蒙头睡懒觉。今天这老淫棍不要命了，靠吸“四号”提神，与两个年轻精壮的女人拼命，竟疯到在他的床上翻跟头。

芦慕云懒得理睬这老色鬼，一把把床单揭去甩掉。回想老姜几次试探他做什么生意，本钱有多大？现在他蓦地警觉——老姜演嫖女人、吸毒的把戏，估计用心险恶，想诱他下水诈骗钱财？可是他的一分钱恨不得拿到铁轨上轧成五分，在异国全靠它救命！

老姜自拉自唱的，见他对女人、吸毒毫无兴致，感到很无趣，骂了一句脏话，狠狠扔掉烟头：“妈的手气臭，钱全输光了！回去找钱再来！”将几件脏内衣塞进油黑的帆布包。临走踌躇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块玉石塞给他：“便宜卖给你，算个路费！不然我没钱雇车，要走几天的山路。”

芦慕云不接，“买不起，这石头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你不要给我看，在我眼里它横竖是块石头。”他的钱是靠赌命得来，将钱换石头容易，用石头变钱难；一旦卖不掉，石头就会要他的命！

老姜急了，手指点着石头说：“你看看嘛？你看这赌石上的表现，黄皮壳、绿松花，里面种好色阳葱绿，十万块我都没卖啊！交个朋友，算一万块给你！”

十万块的货降至一万？！芦慕云怦然心动，他亲眼看见老姜与人交易这块赌石，最后双方为一万块的差价没谈成。听他们谈多了，他知道石头上的绿斑叫松花，像鼻涕一样的印迹叫蟒带，以此判断赌石里有没有绿、质地怎



样。老姜赚钱容易，花起来像流水；如果不是英雄气短，这石头是不会贱卖的！然而他现在最缺的就是钱，转手卖个二万也是大赚特赚啊！于是抱歉地说：“我很想帮你，可是确实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妈的，你这人不仗义，晓得我是这里的常客嘛！”继而沮丧地说：“多好的石头啊，如果有七千块，我考虑抵押给你，保证明天拿一万块来赎。给你三成的利还不干？！”

芦慕云思前想后，老姜虽有坏毛病，但为人豪爽，良心不至于坏到骗逃别人的钱。如果老姜不来赎呢？那就怪不得他了，卖掉赌石赚钱走路！于是将钱凑齐，战战兢兢地说：“老姜，这钱可是我的命啦！我救你于水火，你可千万不能一去不回呀，不然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老姜懒得数，将钱一把塞进口袋：“咋个会呢，你这不过是几个小钱！在这条道上谁不巴结我老姜，返回送你一件赌石，赚个百万不稀奇！”将赌石塞给他掉头就走。

躺在床上，芦慕云拿着赌石把玩，今天是叫花子屙尿捡到金元宝了——这是件拳头大的赌石，呈现几团暗绿色的松花，还有一缕蟒带！来时他研究过珠宝书，说这种赌石质地透亮，里面有青葱般的翠绿！以前它不过是梦中情人，现在看这松花蟒带，愈发觉得可爱。行话锯赌石叫解，一旦解开是透得流水的玻璃种、皇冠绿，他吱地就能飞进半云天！万一解垮呢，大不了十万的货卖个二万。人谁不想一夜暴富，赚个第一桶金，赚了钱他也不用再像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饥一餐饱一餐的了。

突然，传出轻轻的敲门声——是女人的声音！老姜这头色狼，让卖淫的送上门来了！不知道这回来了几位阿妹，打开门，他吓得倒退——“是阿香……”

看得出，阿香经过一番精心打扮，高挑曼妙的身材穿着水红绣花短衫、浅绿绸缎笼基，乌黑的发髻千姿百态，头饰花花草草的；但掩不住其刁蛮野气外泄，高贵华丽有作弊的成份。

“谢天谢地，幸亏我有预感赶回……这房间好臭，像狗窝。”阿香手在鼻子前扇，随意地环顾房间，“阿哥避着阿香走，是害怕有人把你吃了，还是害羞那晚上想做亏心事？”

“我刚给你阿爸检查过病……”芦慕云脸一红，掸掸床铺：“坐吧。其实被‘罌粟花’吃掉我情愿，就害怕被折磨成相思病，于是想要逃避。”

“这话叫人受不了。”阿香仰面眨眼坏笑：“我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哼，不辞而别，听谁胡说我叫罌粟花，该没把你吓着吧？”

芦慕云故作惊诧：“看我站在这里不打自招的等着，人来了却笑话我没出息。其实，这人比罌粟花还漂亮还可怕，泼水节揪住我喝迷魂酒，从此得了心怀鬼胎的病，总惦记一个人，想借明天给她阿爸治病多看她几眼。”

阿香抿嘴哧哧地笑：“你骗死人不偿命！”突然瞥见桌上的赌石，她眼睛一亮：“阿哥懂赌石？”他点点头。阿香拿起赌石不怀好意的笑，样子很是迷人，伏在他肩头问：“多少钱买的？”

这一挨像放电的不自在！阿香的体香与土制香水味极具诱惑，叫他浮想联翩且十分压抑；心里像揣着条活鱼，说话声音僵硬变调：“大概，七千块钱吧？”

“哟，阿哥真不简单，”阿香眼睛变得晶亮，“这下发大财了！”抿嘴咯咯地望他坏笑。

听她这么一说，芦慕云后悔当初该买下的，说：“可惜这赌石不是我的，人家明天要来赎呢。”

“骗人！”阿香脸上的娇媚消失殆尽，眼里尽是讥笑，“阿哥根本就不懂赌石，更晓不得它的凶险，被人骗了还蒙在鼓里！”

“你说哪样？！”芦慕云猛地一颤，想到她玩世不恭，总爱拿他开心，于是固执地说：“我懂得，书本上说的错不了！而且老姜大名鼎鼎，这可是他十万块的货啊！”

哼，钱被骗走还执迷不悟！阿香满脸不屑：“阿哥是亲眼见到他们谈价，我没说错吧？”他惶惑地点点头。“这骗局叫做‘猪笼’！另外人家谈的是缅甸币，按 16：1 兑换，十万缅甸币近六千块人民币！而且这种价内行是不会兑换的。老姜有名，是因为他吸‘四号’，于是就骗你这个大憨包！”手指狠狠戳了他额头一下。

芦慕云吓得弹起，心像被捏住了的直颤抖：“你快说……这石头值多少钱！”

“这里人没别的本事，就会看玉石割大烟；找个医生和写字的比登天还难。”阿香随意地将石头抛着玩，走出门对着阳光照看，转回咚地放下：“石头倒是真的，不值钱！”

“啊——你说没人要？”芦慕云魂吓飞了，抓起赌石就跑。

阿香从后将他拽住：“人家租车早跑了！就算抓住，‘四号’鬼都是不要命的！另外，事前你咋不问用哪样货币交易？亏了活该！”

他躲过老姜的毒品、美人计，却被一块石头砸中——这下算死定了！芦慕云瘫坐靠椅上脑袋如重锤敲击，额头直冒冷汗。要知道这钱可是他一家人靠赌命换来的呀，为此他亡命天涯无家可归！可恨的是他贪老姜的“息”，老姜却要了他的“本”！现在他被骗得精光，在异国没有钱，活着不如狗！

想到最终难逃一死，他脸色死灰发癫痫地颤抖。阿香掐住他人中惊叫：“阿哥千万别这样！我阿爸是赌石行家，估计他会有办法的！”

芦慕云缓过气来，脸像隔夜的馒头又冷又硬，阿香使劲将他拽起：“先找我阿爸试试嘛，说不定石头还有救呢？走啊——我会想办法的！”



一路上芦慕云惶惶如丧家之犬，不时惊的直打颤。阿香忍不住噗哧一笑。他大为不满：“我被骗得想哭，你还好笑，这石头会要我的命的！”

阿香马上捂住嘴止笑。中午她心神不安地赶回，她阿爸沮丧的说：“你的医生，走了……”她一听转身飞跑！想必见不上一面了，跑进客栈她眼睛一亮——这憋包还在，竟一头栽在石头上！现在是人不留人，石头留人，今天我看你这个憋包还往哪里跑！

想到这里，她甚是得意，瞥他一眼开始哼唱：“积积攒，积积攒，积积攒到买把伞；遇上狂风，吹成个光杆！不怕不怕——还有个伞把！”唱罢忍不住哧哧地笑。

“你到底是咋回事吗？我现在心在滴血，你还幸灾乐祸朝人家伤口上抹盐！”芦慕云心烦得冒烟，孟芒镇穷得屎不生蛆，七千块别说对这里人，就算在中国也是不小数字啊！现在他遭受了灭顶之灾，急得像狗咬尾巴似的团团转；而阿香还疯疯癫癫的拿他当歌唱，简直没有一点同情心！

何况，想到她阿爸阿妈送行时，一路苦苦挽留，他实在没有脸再去她家。可是现在为这该死的赌石，他不得不厚颜上门求救。其实人家对他是情深义重的呀！本来他们形同陌路，他是中国大城市的医生，阿香住在缅甸边境的深山老林，两人相距遥远又属不同种族，很难发生瓜葛；就因为一次奇遇，鬼使神差把他们扯到一起。今天他好不容易趁机挣脱情网，却一跟头栽在赌石上，又被阿香抓了回来。

命运真的捉弄人，芦慕云不知不觉走进山坳。阿香爸像背着口锅的猴，伫立路口，在踮足了望。远远看见女儿将医生领回，他伸起矮小的身子只是叫唤。

阿香高声回应：“阿爸——阿哥今天走不了啦！他一时糊涂惹上麻烦了！”芦慕云听了不是个滋味，就像他是骑大马、戴大红花凯旋归来似的。

阿香爸对芦慕云双手合十，像迎接活佛。阿香迫不及待塞过赌石。她阿爸拿起一看，神色骤然凝重，朝石头上吐了点唾沫，用黄褐的拇指一抹，对着阳光照了照，摇了摇头。芦慕云惊慌失色紧随其后。阿香爸将石头放在桌上，抬眼问：“多少钱卖的？”

芦慕云吓得结结巴巴的：“大爹就别问了，您看这石头值多少钱；老姜说好回来赎……”

“你想老姜还钱是做梦，就算杀了他也没用！俗话说‘卖得掉是珠宝，卖不掉是石头’，这赌石能赚大钱，老姜会便宜你？”说着老气横秋的瞅了他一眼，“这石头我没办法！”

这下石头判了他死刑！芦慕云全身冰凉手发抖。阿香一听脸色骤变，猛扑过去拧住她阿爸的耳朵。“啊——痛死我了！这石头擦垮了算谁的？！”

她阿爸叫唤得夸张。阿香拧住哧哧地笑：“您只说擦不擦？不然我就拧掉这猪耳朵！”

“擦擦！小祖宗，你为哪样逼我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嘛！”她阿爸捂着耳朵一千个不愿意。她阿妈凑过来看，“这好像是件险石？阿香爸你想想办法嘛，看能不能把本钱救回？”

芦慕云一听“本钱”，像抓到救命稻草：“阿香你快说，哪样叫险石？”

“险石是可以跑的石头，就像阿哥……”阿香指着石头咯咯咯地笑。她阿妈见芦慕云吓得魂不附体的，责怪她不该开这种玩笑。

阿香笑得满脸桃花灿烂：“好好，我说正经的，险石是人家不敢碰的石头。它外表好看，里面绿的希望微乎其微；由于一擦就垮，所以石头卖不出价钱。”

芦慕云不听则已，一听脑袋砰地一声像爆米花——浑身哆嗦，额头吓出细密的冷汗。

“唉，只怪你太年轻。”阿香爸叹了口气，拿起赌石走到水池边，“碰到这缺德的老姜，拿卖不掉的货骗人。只能擦擦看，晓不得还有没有救？”挑了块磨刀的油石，边沾水擦石皮，边对着阳光照看。

阿香将泡好的茶递给他，“阿哥别怕，老姜一旦露面，我揪住要他还钱！万一我阿爸擦垮，那你就发啦——咬死这石头是十万块人民币买的，要他赔！”望着她阿爸咯咯地笑。

现在他的钱变成“四号”在冒烟，阿香还拿他穷开心。这茶没法喝，像老姜熬的药。

石皮很硬，阿香爸擦了半天没有明显痕迹，手上还打出了血泡。芦慕云一把卷起袖子：“大爹歇歇，我有的是劲！”

阿香爸伸直腰，歇了口气说：“这不是比手劲，擦对一寸赚几万，擦错丁点就丢十几万，一旦石头翻脸分文不值。你还是和阿香去玩吧，不要在这里催我。”

他哪有心思玩，像饿极的狗熊蹲着盯住石头。就这么擦擦看看的，一直擦到太阳落山，石头渐渐现出指头大暗黄的绿。阿香爸长吁一气：“看样子这石头有救了……”

又擦了一个时辰，阿香爸丢下油石腾地站起：“涨了！”对着阿香嘿嘿直笑：“想赚你阿爸十万块——去做梦吧！你快把杨三他们叫来，就说阿香爸手上有好货！”

芦慕云揉揉眼睛，赌石上擦出铜钱大的一团艳绿！其晶莹剔透灵气活现，像清澈的寒潭，像绿色的梦幻，像他死而复生的希望！

阿香一把抱住他惊叫：“阿哥——你你，你发财啦！”提着笼基朝外飞跑。

真发财了？芦慕云被阿香弄得一脸懵懂，“大爹，我那本钱能救回多



少啊？”

阿香爸擦着笑出的泪花：“擦到这种地步，何止是本钱？这叫懂一分货，赚十倍钱！”

“啊——赚七万块！”芦慕云屁股像被锥子锥了似的一下站起来，“大爷，我该没听错吧？”刚才还吓得魂不附体，现在像坐上冲天炮一下飞上天！于是云里雾里地说：“我只会写七万这个字，从没开荤看到过这么多的钱。难道大爷点石成金，真能擦出七万块人民币？”

“有哪样值得怀疑？七万块只少不多！不过就看卖主是谁了，你不懂它的价，到手的财也会跑掉。”言下之意是石头认人。牛皮吹得太离谱了，就算抢银行也抢不到这么多钱啦！

阿香爸点燃竹筒烟，“开价的学问大着呢，如果人家晓得你不懂货，连保本都难。”

“啊——”芦慕云像烧红的铁烙地又掉进冷水里，“大爷饶了我吧，我快被这赌石整疯了，能保本我就给您磕一百个响头！”他害怕阿香爸故弄玄虚，最终给他吹个美丽的肥皂泡！

“这还值得发疯？你没见过上千万的赌石呢，一锯切下去，惊天地泣鬼神！”阿香爸神色骤然阴沉，似拔剑四顾藐视天下的枭雄，“这行不像走私贩毒，靠赌命吃饱饭，今天不管明天；待叫来买主你就明白了，赌石的学问深奥，里面有金钱美女、有洋楼轿车、有花天酒地，就看你眼力准不准了！”

男人都是这样，你给他个号他就敢吹。芦慕云心里像油煎，怕他越吹越离谱，连忙点烟续茶塞住他的嘴：“我还当哪样医生啰，这辈子就跟大爷学赌石了。”

阿香爸只摇手：“唉，你学哪样赌石嘛，实际那是当赌徒！在缅甸割大烟看石头的多如狗毛，但找个医生比寻宝还难；尤其像你这种大牌医生，被人捧为救星，高尚得很呢。”

这下芦慕云更糊涂了，既然赌石可以平地暴富，为什么这里原始荒凉，边民穷得破衣烂衫像乞丐？相反，阿香家鹤立鸡群，富得莫名其妙，并神秘秘住在这穷乡僻壤？！

“我咋个说你也不会懂的。”阿香爸像抱个迫击炮似的抽着竹筒烟，“谁都晓得‘久赌神仙输’，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够人悟一辈子；直到你输光了，转过筋来，那时也就覆水难收啦！”

这话太深奥，阿香爸似乎有着不凡的经历和险恶背景！芦慕云顿时警惕，疑惑的说：“难道干赌石注定穷困，包括大爷在内？既然挖玉石不发财，为哪样人们吃亏不长记性？”

“当然有，有人为赌石穷困潦倒一辈子，突然时来运转平地暴富，乞丐摇身一变进入上流社会。我朋友林娃就是这样，为赌石下地狱、上天堂，其经